

中国、日本民间文学 比较研究

(在华学术报告集)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伊藤清司

辽宁大学科研处编印

1983·8

6.7

中国、日本民间文学 比较研究

(在华学术报告集)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伊藤清司

辽宁大学科研处编印

机会，向为各讲演会尽力的有关大学、研究机关、民间文艺研究会等各位先生致谢，更向为我担任讲演翻译的中央民族学院金道权，辽宁大学马兴国，以及正在北京大学留学的樱井龙彦（日本国立名古屋大学）、加藤千代（东京都立大学）两氏，表示深忱的谢意。

此外，向为了整理本集，百忙之中重新翻译各篇论文的马兴国先生和认真推敲《中国古代典籍与民间故事》原稿的中央民族学院的史有为先生，表示感谢。

本讲演集虽然是小书一册，但它是我在中国学习期间，不！是我一生的纪念。同时，它将极大鼓舞我在日本与中国的神话、传说、昔话的比较研究工作中努力探讨。最后，向主持本集出版的辽宁大学科研处和负责编辑的乌丙安、金天一两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

伊藤清司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于北京

前 言

当代日本著名的比较神话学者，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伊藤清司，一九八二年九月来我国中央民族学院做了为期一年的进修研究工作。这期间，他应邀在我国的几所大学和科研单位做了十多次关于日中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学术报告，其中有两次于今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期间在辽宁大学的讲演，这些学术报告受到了我国学者、专家、研究生、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伊藤清司教授，一九二四年生于日本岩手县。早年曾在庆应大学修完了博士课程；近些年来曾任日本口承文艺学会常务理事，并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以该学会访华代表团团员资格应邀访问了我国北京和上海，与我国民间文艺学者进行了友好的学术交流。他又是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三十多年来，他致力于日、中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有很高造诣和很大成就。他的代表著作有关于日中民间故事比较研究的专书《赫奕姬的诞生》、《“开花爷爷”的源流》和比较神话学名著《日本神话和中国神话》。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山海经》神话研究的重要论文。这本学术报告专集，则是近年来伊藤教授从事研究的最新成果，很有价值。

编印这本专集的缘起是这样的：一九八三年五月下旬，中国民俗学会举行成立大会期间，我国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在和我校乌丙安副教授的一次有关伊藤先生学术讲演的谈话

中，曾有过为伊藤教授刊印在华学术报告集的提议，我们正是根据钟老这个非常有益的提议着手编印这本专集的。经伊藤先生同意并整理了讲稿，加上译者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编印工作。我们希望这本学术报告集的编印，对我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能起到积极的推动和借鉴作用。

本集译文除《日、中两国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一稿的译文是伊藤先生提供从北京寄来的以外，其余四篇和《自序》都是由本校日本研究所民间文艺学研究者马兴国同志翻译的。

本专集由辽宁大学科研处编印，责任编辑由乌丙安、金天一、马兴国担任。

由于本校印刷条件较差，所以编印水平不高，谨向伊藤教授及广大读者致以歉意，并请就编印工作给予指正。

辽宁大学科研处

一九八三年八月

自序

这本《讲演集》的出版，对我来说，是一件喜出望外、无上光荣的事情。自一九八二年秋，我到中国学习以来，在各地幸会了许多研究家，受益非浅。当时，蒙各位盛情，给了我向有关人士讲演的机会。这些讲稿，本来都是来贵国后所写的尚在研究的小文，甚不成熟。尤其在昆明进行的有关“火把节”的讲演，更是班门弄斧。其它讲演也是羞愧难当。但是，尽管明知这些，我还是冒昧地把它奉献出来。这是因为，对于以留学进修身份的我，讲演是求得专家赐教的良机。也可以说，讲演是我来中国学习、进修的方法之一。令我高兴的是，借讲演机会，我从各位先生处得到许多有关资料以及有益的指教和提示，实现了讲演的目的。在此，向不辞辛劳筹备讲演会的有关先生致以谢意。

可是，我万没料到，辽宁大学的乌丙安先生与我商谈，可否将这些讲演汇编成册，这不能不使我感到由衷的感激。据说，最初建议出版本讲演集的，是乌先生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教授。思想起来，我在华先后进行了十一次讲演，第一次是由钟教授提议，于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第十、十一次则是由乌先生斡旋，在辽宁大学举办。也就是，本讲演集的出版，赖于为我提供最初和最后讲演机会的两位先生的伟力，说是缘份也未尝不可。总之，向为实现本书出版而尽力的钟教授和乌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集收录的五篇论文，讲演时间、地点及主办单位如

下：

一、《中国古代典籍与民间故事》

1983年5月13日，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主办。

二、《中国与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几个问题》

1983年4月29日，广州·广东民族学院；广东民族学院、广东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

三、《日中两国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

1983年5月30日，沈阳·辽宁大学；辽宁大学主办。

四、《〈天婚〉故事的结构论研究》

1982年12月4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主办。

五、《传说与社会习俗——“火把节”故事研究》

1983年3月1日，昆明云南大学；云南大学、云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

此外，一题，83年5月27日于辽宁大学；二题，83年2月23日于中央民族学院；三题，83年2月14日于贵州省贵阳花溪宾馆，2月28日于昆明云南民族学院；四题，在云南大学也分别做了讲演。但每次讲演，内容都有改动。本集收录的五篇论文，系在讲稿的基础上加工而成。

各地的讲演会，都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其中，在风光明媚的贵州花溪宾馆讲演的日子，恰值春节；在云南大学的讲演场地，就是我素生景仰的闻一多先生发表最后讲演的鲁迅馆；在辽宁大学讲演时，正值我的生日，受到该校校长及听众的热烈祝贺。……所有这些，都使我终生难忘。我愿借此

目 录

前 言 自 序 论 文

- 一、中国古代典籍与民间故事…………… (1)
- 二、中国与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
 几个问题…………… (27)
- 三、日、中两国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 (46)
- 四、〈天婚〉故事的结构论研究…………… (61)
- 五、传说与社会习俗 —— “火把节” 故事
 研究…………… (72)

中国古代典籍与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中以结婚为题材的故事比较多，其中有一般称之为“难题求婚”型的故事。今天，我就以流传在中国各地的“难题求婚”型民间故事为例，谈谈中国的古代典籍与民间故事的关系。

一、“难题求婚”型故事与成人仪式

1. “难题求婚”型故事的分类

求婚或被求婚时，以出难题来解决婚配问题的故事一般地叫做“难题求婚”型故事，而根据由谁出难题又可以分成A、B两种类型。A型就是姑娘或姑娘的父亲向求婚的小伙子出难题。B型则是有权势者为了霸占别人的妻子或女儿而向该人或其父出难题。其中属于B型的有流传在中国各地的《百鸟羽衣》型故事、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救白蛇》故事和朝鲜族的《善良的拔卫》故事等①。属于A型的有两种：一种是姑娘本人出难题的类型，比如，江西省南昌的《三女婿拜年》②，除此之外这样的故事还有好多好多；另一种是姑娘的父亲作为出难题人的类型，属于这一种类型的故事也流传在中国各地。A型故事中的这两种类型的区别只不过是出题人的不同，要么是姑娘，要么是她父亲，可是这一区别却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带来较大的差异。比如，当姑娘

提出难题时，难题一般为三个，而且分给三个求婚者去做，故事的结果则往往是最后一个求婚者做完难题，并与姑娘结婚。可是由姑娘之父提出难题时，情况就有所不同。虽然同样有三个难题，可是这三个难题都是交给一个人去做的，求婚者只有在做完全部难题后才被允许结婚。不仅如此，而且姑娘之父出的难题有时相当棘手，很难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后一种故事就与其他“难题求婚”型故事不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准备在下面进行阐述。

2. 由姑娘之父出难题的民间故事

姑娘的父亲作为出难题人的民间故事，我们可以举出云南省的佤族和傈僳族的故事为例，先让我们看看佤族的《阿那和龙女的故事》③。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有个名叫阿那的年轻小伙子与龙王的姑娘相亲相爱，后来他到姑娘的父亲龙王那里去求婚。龙王听了，提出了三个难题：

- (1) 开垦一片荒地；
- (2) 然后，在那里种上绿豆；
- (3) 最后，一粒不剩地将那片绿豆全部收割回来。

龙王并且进一步要求，求婚者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它们。然而，在龙王女儿等帮助下，阿那终于完成了这些难题。

傈僳族的《鲍鱼的故事》④其内容也基本一样，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故事说：

有个孤儿出身的渔夫快要与龙王的女儿结婚了，龙王给他出了许多难题，其中有：

- (1) 要开垦荒地；

(2) 要在那里种上小米;

(3) 最后还要把小米收割回来, 并一粒一粒地数出数儿。

此外, 还要加上一个难题: 要用一箭射落双鸽。然而, 年轻的渔夫靠着龙王姑娘的智慧也一个个地全都解决了, 最后终于被允许结婚。

在上述的佤族、傈僳族的故事中, 每个难题都体现了山区百姓所特有的思想表达方法。

在纳西族的神话《人类迁徙记》⑤里也有属于这一类型的难题求婚故事:

天地初辟, 洪水大作, 人类全都死亡了, 世上只剩下一个年轻人, 名叫丽恩。丽恩和一位从天界下凡的天女相爱。后来丽恩上天界向天女的父亲求婚。于是天神向丽恩提出如下难题:

(1) 一天之内要把九片森林砍倒;

(2) 然后, 要在一天之内烧掉所砍倒的树木;

(3) 之后, 要在一天之内播完这九片山地的种子;

(4) 最后, 还要在一天之内将九片山地上的谷物一粒不剩地收割回来。

可是在天女的帮助下, 丽恩也顺利地完成了这一切。

纳西族故事中的这些难题就体现了适应于刀耕火种生活的山地百姓的思想表达方法。“难题求婚”故事中的难题多半是以老百姓的生活为根据的。比如说: 蒙古族的“难题求婚”故事中的主要难题是有关射箭、赛马和摔跤的。

可是, 民间故事的特点之一就是故事性, 它非得引起民众的兴趣不可。由于这一特点, 因而以实际生活为根据的难

题后来就逐渐地改变成富于幻想的、以兴趣为中心的难题，并发展为凭着普通的能力或一般的智慧根本无法解决的异想天开的难题。贵州省苗族的《阿秀王》故事中的难题就是其中的一例：

从前有个皇帝，他两个女儿爱上了名叫阿秀的年轻小伙子。阿秀则只爱上她们中间的妹妹，并准备与她结婚。这时，皇帝向阿秀提出了如下难题，要求他完成：

- (1) 拉来一头角有两度（约合十尺）长的母牛；
- (2) 用灰做成的绳把王宫绕上三圈；
- (3) 拿来三斗鸡肫和三升鱼眼珠；
- (4) 在三天之内一粒不剩地收完皇帝撒在山坡上的黄豆；
- (5) 拔来三根龙的胡须。

阿秀凭着机智与在两姐妹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一切。

很明显，这里所说的角有两度长的母牛啊，灰绳啊，龙胡须啊，等等，在实际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然而这些东西在难题求婚故事中却不但不存在，而且越发变得神奇，变得异想天开。流传在浙江省的“难题求婚”故事⑦中还有这样的难题：

- (1) 要提来一对白金羽毛的麻雀；
- (2) 要一粒斗大的夜明珠；
- (3) 要一张生龙皮；
- (4) 要一根重二钱，长一丈二尺的龙须。很明显，这些难题决不可能是一般的老百姓所能想象出来的。

此外还有一种使我们在分类时感到棘手的难题，它既不

象以开垦、播种或赛马、摔跤等生活为根据的难题，也不象龙的胡子或生龙皮等随意凭空编造的难题。流传在山东省沂南的《春旺和九仙姑》^⑧故事中的难题就是其中的一例。故事的梗概如下：

有个名叫春旺的年轻小伙子和一位下凡的天女结成了夫妇。这位天女是九个到下界来洗澡的天女中的最小的一个。后来，夫妇俩一同到了天界。这时天女的父亲——天神让春旺经受各种各样艰难的考验。天神一会儿将春旺关在有巨大虱子妖精的房间，一会儿将他关在有臭虫、蝎子妖精的房间，一会儿又将他关在筑在水井上面的有毒蛇盘踞的房子。此外，天神还让春旺用竹篮子给宽阔无比的花圃浇水。天神出的难题是相当荒唐的，可是春旺靠着从妻子那里获得的魔术梳子和咒语、法术，经住了考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终于被允许与天女正式结婚。

3. 含有死亡危险的难题

还有一种难题，它不但让求婚者从肉体和精神上受到极大的痛苦，而且更进了一层，企图让求婚者死掉。它和那些要求将龙须拔来或者将虎奶挤来等含有死亡危险的难题还不同。它与其说是个难题，不如说是以杀害为目的的“死亡考验”。例如上面提到的纳西族的《人类迁徙记》中就有这类难题。当丽恩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好几个难题以后，天神就再让丽恩到山上猎取山羊，接着又让他到河里捕鱼。而天神的实际用心却是企图将他踢下山岩或推入河中，以达到害死丽恩的目的。可是天女事前已经察觉到父亲的用心，每次都指点丽恩，使他幸免于难。

云南省苗族的《天鹅姑娘》故事，顾名思义是个“天鹅处女”型故事⑨。故事梗概如下：

有个名叫阿根的年轻小伙子在泉水旁发现有十二只白天鹅变成了姑娘在那儿洗澡，他后来与其中的一位姑娘结了婚。过了一些时候，他与妻子一同去天界拜访岳父母。这时妻子递给阿根一个口弦，并对他叮嘱说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危险你都必须吹奏口弦。

后来，岳父果然想要害死女婿阿根。有一天，岳父命令阿根到山上开荒种地。正当阿根专心致志地在那里开荒地，岳父却趁机在四面放火，企图烧死他。阿根立即拿出妻子授与的口弦吹了起来，一霎时，狂风突起，野火顿时被熄灭。

这也是以杀害为目的的“死亡考验”。

那么，“难题求婚”型故事中的难题，特别是如上所述的姑娘之父出的难题或“死亡考验”说明了什么呢？第一，我想这些难题反映着劳动婚（也叫着服务婚，或者赘婚）的习惯，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婚姻上有过这样的习惯：结婚后，女婿要到女方家劳动一段时期。因为结婚后，女方家失去了一个劳动力，非得由女婿来补偿不可。婚姻上的这种习惯反映在民间故事中，也许就表现为向求婚者提出的棘手的难题。《人类迁徙记》中下述的一个场面也可以说明我这种解释的可能性。当丽恩解决了有关刀耕火种的一些难题后，姑娘的父亲就问他：“你准备了那些彩礼？”丽恩马上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已经为您砍倒了森林中的树木，并把它们烧掉，开拓出田地来，最后又收获了谷物。这就是比任何东西更为贵重的彩礼！”姑娘的父亲天神听了以后这才

被说服，准许两人结婚。也就是说，姑娘的父亲提出的又被丽恩所解决的一系列有关农业的难题，反映了嫁入婚制必须彩礼的风俗。换句话说，这些难题反映着一种因失去姑娘而理应获得赔偿的劳动婚的习惯。

那么，那些异想天开的难题，比如，拔来龙的胡须，挤来老虎的乳汁，用灰绳把王宫绕三圈等等，是否与劳动婚有关呢？我想它是为了增强趣味性，而编入故事的难题，它只能在故事中存在，它与上述那些源于劳动婚的幻想型的难题有着不同的性格特点。我认为“难题求婚”故事中的这些荒唐的难题实际上是一种确定求婚者有无求婚资格的审查方式。

题为《苗侗开亲》^⑩的民间故事是一种特殊的“难题求婚”型故事。其内容为苗族的年轻小伙子和侗族的姑娘打破对异族通婚的传统的禁令而最终结成夫妇。在这个故事中苗族小伙子的母亲向侗族的姑娘提出一些难题，要求她在一天之内既要养蚕还要抽丝，并织成三里长的带子。另一方面，侗族姑娘的父亲也向苗族小伙子提出同样苛刻的有关农耕生产的难题。然而两个年轻人都出色地做完了难题，充分显示了其聪明才智，最后他们正式结为了夫妇。

这个故事中的难题虽然内容上有所夸张，可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出这些难题的目的是为了判断求婚双方的智力与资格。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些为了考查资格，而提出来的难题，决不仅仅是有关劳动能力的问题。特别是对小伙子，不但要考查他的劳动能力，而且还要考考他的智力与胆量。至于他有无求婚习俗中所常见到的对歌才能，则更在必考之列了。为了避免烦琐我不再列举具体事例进行说明了。一句话，我认为异想天开的难题多半是一种在实际生活

中对求婚者的智力与胆量进行考验的反映。

4. “死亡”与“复活”的考验

可是，那些将求婚者禁闭在毒虫盘踞的房间里，以及对求婚者实行火攻等带有危险的考验，特别是以杀害为目的而将求婚者踢下山岩的严酷做法，对于考验求婚者的智力、勇气、和耐性来说，我觉得是太过分了。我认为，这种威胁求婚者的身体或生命的死亡考验还有另一种动机，它与考验求婚者能力的动机不同。这些动机类似于未开化部族社会中对成人仪式上对适龄青年所进行的考验。过去，小伙子到了可以成为部族成员的年龄时，为了取得当部族成员资格，他们必须从长老或长辈那里接受各种教育，并且经过各种各样的神裁的、严酷的考验（Ordeal）。据民族学者们的调查、研究，这种教育是多方面的。比如，要掌握部族所信奉的诸神的名字、熟谙有关的神话以及祭祀诸神的方法，还要熟悉各种严格的“塔布”（Taboo）禁忌、秘密等。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掌握农耕、狩猎、渔业等有关生产的技术。总而言之，你得掌握作为一名部族成年男人，在生活上必须具备的全部知识。另一方面，这些考试或考验多半会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痛苦。比如，割礼、文身、拔牙、在身上烧炙瘢痕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都是成年人光彩荣耀的标志。在各地的调查报告中我们也能看到如下的例子。比如，有的小伙子被抛弃在深山老林忍受孤独的煎熬，有的被迫在山野游荡以考验其胆量，还有的故事里小伙子被毒虫咬伤以致肉体毁损、流血过多、并昏迷不醒等。古代朝鲜有这样的故事，在年轻人后背的皮肤上穿上绳子，拽着很沉很沉的石头爬坡。在南太平洋的新赫布里底群岛上过去甚至还可以看到让年轻

人从筑在丘陵上的高达数十米的望楼上摔下山坡。这些带有死亡危险的残酷做法是为了年轻人在进入成年时经受预备锻炼，验试勇气与耐力等等。这种死亡考验象征性地反映着成人仪式本身所含有的“死亡”和“再生”的意义。正如根内普(A. V. Gennep)和艾烈德(M. Eliade)等许多学者过去和最近所指出的那样，成人仪式是“通过仪式”(rite de passage)的一种。成人仪式的本质是让即将成年的人在举行仪式期间“死”去一次，然后他作为成年人“再生”。也就是说，年轻人的大量流血，和接受长老的教育，是意味着他与被母亲等妇女养育至今的未成年生活永别，即未成年阶段已经死去，然后则在成年人社会中复活。成年仪式一结束，已成为成年人的年轻人就故意装着将以往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乳名全部忘掉，并且装着连自己的母亲或姐妹们全都不认识。这种现象说明了这样一点，就是说，成人仪式象征着从母亲亦即女性的世界已转变到父亲亦即男人的世界，意味着年轻人的“死亡”与“再生”。在文明社会里，孩子一到成年人就要用成年人的大名替代幼年时的乳名，我想这也是上述习俗的痕迹。

关于成人仪式这种考验，其中有一点是值得重视的，那就是结婚问题。候补成人，当他们通过成人仪式之后，就不但成为部族的正式成年男子，同时也获得了可以结婚的权利。也就是说，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通过成人仪式是年轻人结婚所不可少的条件；经受不住成人仪式的考验，就绝对不能允许结婚。

在“难题求婚”故事中有这样一类考验，故事的主人公需要经受肉体上的痛苦而残酷的考验，特别是经受“死亡”考验，然后才被允许结婚等等，这类考验实际上是与上述成